

目 录

土西革命斗争概况·····	黎 团 (1)
香翰屏二三事·····	葛泽庭 (10)
香军长驳斥蒋中正之要电·····	龙兴智 (供稿) (13)
黄埔军校浦北籍学员名录·····	陈德俊 (供稿) (16)
石梯茶·····	陈家源 (17)
浦北西医西药历史初探·····	陈廷绍 (19)
浦北养蜂历史概况·····	宁德敬 (21)
浦北地震史料·····	陈锦光 (整理) (23)
合浦县立第一职校创办时部分会议录 及县政府部分训令、指令、布告·····	梁士奇 (供稿) (40)
为筹办合浦县立第一职校香翰屏、 廖国器撰写的募捐启·····	梁士奇 (供稿) (48)
合浦县立第一职业学校筹办时的一些 图表·····	梁士奇 (供稿) (51)
上八团学堂三十年的老校长 李海东·····	李济新 罗锦杰 (57)
进诚书院沿革·····	宋德善 (59)
设在寨圩的合浦县公立乡村师范学校·····	梁士奇 (62)
李昭香兴学轶事·····	李耀文 (94)
小江宋氏源流简介·····	宋德善 (69)
宋安枢其人其事·····	宋德善 (74)

宋安枢诗文遗墨·····	宋德善(78)
乐民中秋舞青龙·····	鲁 青(81)
跨县自行车竞赛冠军得主黄烈飞·····	黄点谷(83)
打虎能手城肚十·····	宋德善(85)
张家祥在官垌传教“拜上帝会”·····	陈家源(87)
清廉为民的吴凤友·····	蒙文辉(89)
举人林苑生传略·····	陈 坚(整理)(92)
合浦巨富覃月流·····	庞 龙(94)
民国时期官方对白石水保神党 事件的处理·····	梁士奇(供稿)(96)
侦剿匪首吴达科·····	邓启进(99)
浦北县境贼帮匪乱的一些情况·····	龙兴智(102)

土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黎团

土西在未合并土东之前，是一个乡，与横县、贵县接壤，群峰竞立，纵横相连，郁郁葱葱，东面有土子壮岭，西面有马康壮岭，南面有大步岭和六额坳，北面有天皇山环抱。为土西设置了一个碧绿的天然屏障。这个地区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群众条件较好，早有抗税传统，有一批比较有威望的开明人士。1940年8月成立寨圩区委，区委书记岑嘉毅，副书记曾庆彪，区委委员蒙英翰、黎善团。在岑嘉毅同志未到之前，由曾庆彪同志主持工作。唐才猷和谢王岗同志先后到寨圩、乐民指导工作，认为在几个县的边缘地带建立土西根据地很有发展前途，并提出应扩大到横县和贵县边境地区。后来上级从廉州、北海等地派来一批地下党员到来协助开辟土西根据地的工作。

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到鸭塘村去开展工作。40年冬，蒙英翰同志（当时是合浦简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在学校组织了打倒反动校长梁宝雅的斗争。梁勾结寨圩区公所企图逮捕蒙未成，则宣布开除蒙英翰、覃大海等15名学生骨干和进步同学。地下区委决定举办读书班，指派我负责组织这批同学学习，利用原土西乡公所旧址进行。参加学习的同学有20多人，学习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著

作。约学习了一个多月。办班结束后，我与大海同志赶到马突村，在马突小学成立了土西党支部。事过不久，良水小学校董会聘我任校长。农历元月初六，寨圩乡西段召开联保会议，我以校长身份参加，当时组织上已有指示：尽量打入下层行政机构，使党员获得一定的社会职业及合法地位，成为党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后推选我任副保长，使我了解许多内情，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活动。1941年春曾立国同志（当时是地下党交通员）向我传达了庆彪同志的指示，要我设法安排岑嘉毅同志的工作，因此，我辞去良水小学校长职，向校董会推荐岑任良水小学校长。岑嘉毅同志来时只有一套衣服，其他行李用具全无，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和棉被蚊帐等日常生活用品，使他象个校长样子，他在我家吃住近二个月，以后搬到学校去，他以岑立文的名字出任校长，以良水村为据点，同区委其他同志一道领导寨圩、乐民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这期间，我又利用被聘任为洋塘村小学校长职务之便，安排了从合浦、北海来的共产党员何国达、蔡维中、姚为政等同志在洋塘小学任教。覃巨鹏在马突村小学，也先后安排了地下党员、进步教师劳锦、梁国珍、温科等同志在该校任教，曾庆彪同志、覃元谬同志在乐民中心校任教，也想法安排了地下党员何醒予同志在该校任教。这样，使一批从合浦、北海来到我们地区隐蔽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活动，推进了土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中期，由于巨寇对沿海城镇的侵犯，我们这块山区成了抗战的后方。著名的抗日将领蔡廷锴的26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乐民乡背靠石山的那进村，乐民圩的商业一时

繁荣，外地的许多商人也相继涌进做买卖。合浦县委领导唐才猷同志住进乐民街信成行，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指导乐民、土西地区的革命斗争。1941年夏，国民党合浦县县长李本清亲自带领武装到小江、寨圩、乐民逮捕共产党人。有一天曾庆彪同志要我设法隐蔽。为了保障唐才猷同志的安全，先接到我家中，然后找大海同志同他一起到楮木村我表哥黄庆增家里住下。1941年秋，上级调我到广州湾（湛江市）搞学运，但到赤坎后未接上头。在回到合浦公馆的一段山路上，碰到唐才猷同志，我向他汇报后，他叫我先回本地区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把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曾庆彪、何醒予、覃元谬、朱诣兴在乐民中心校任教时对学生讲社会主义，讲辩证法，唱革命歌曲，演进步话剧、歌剧等，各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也都搞得很活跃，对周围地区都产生较大的影响，群众积极捐献钱、物支援抗日前线。但是反动派对此感到恐慌，合浦反动当局通缉一些比较出名的共产党员。1942年4月，地下县委领导通知曾庆彪同志和我撤退，暂去求学隐蔽。曾庆彪同志到桂林后转去坪石升学读书。不久我也按照他的意见到坪石找他，以后到湖南升学读书。1944年夏秋间，敌人进攻湘桂线，学校迁移，无法读书了，我与一批同乡将行李卖掉，同回家乡。到家乡后，了解到地下党的工作是黎中昌负责，当即到寨圩中学去找中昌同志联系请示。他叫我先回家与各阶层人士广泛联系交朋友。

1944年冬，上级党组织布置准备武装起义，劳锦同志找我和巨鹏、大海同志一起研究筹集武器和发动群众参加武装起义工作。劳锦同志说，黎中昌等同志在寨圩地区组织

的武装队伍是第一线，我们土西地区是预备队，如攻打区公所时，我们要立即出发，不得延误，并布置我两项任务：一是做覃校长（炳璋）的工作，请他参加武装起义和向他借驳壳枪（给劳锦用）；二是到鸭塘村去发动群众。1945年春节期间，原来组织上指示待南部的武装部队北上到达寨圩乡境内后，我们立即起义响应配合攻打寨圩区公所。但是，外援的队伍从合浦、小江上到福旺时受阻，同反动派打了半天后退回小江。部队退回小江后，上级派邓如惠同志来通知我们说：武装中队转回小江，改变斗争方式，妥善安排，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1945年春天，合浦县政府派人来寨圩催收粮食，黎中昌同志来找我谈，准备组织抗粮斗争，要我们在这边配合，他在寨圩中学发动学生回去宣传抗粮。我们地区的群众对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敲榨勒索恨之入骨，经宣传发动，大家都起来抗税。葛华村的群众抗粮斗争遭到反动政府派兵围攻也不屈服，对我们地区更奈何不得。

武装起义没有搞成，劳锦、黎中昌同志相继离开。1945年7月，黎中昌同志到我家同我商量说：反动派通缉他，已不能在寨圩继续工作。要求我坚持下来，他打算到南宁后再说（后来他到南宁又同那里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上，在那里参加工作）。我们虽然暂时失去同上级组织联系，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仍继续宣传党的主张。45年的秋天，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给我一本油印的《论联合政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对我们这些失去同上级联系的党员，这份文件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除了我们党员认真学习以外，还送给覃炳璋校长阅读，他十分高兴。1946年夏，地下党交通员来

到乐民圩联络点“广济兴药铺”找我，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把杨益金同志安排在我们地区隐蔽下来，我带他到覃大海同志那里，一直到解放才回灵山。廉州永信烟庄事件后，合浦县党组织受审查。直到1946年7月，上级派陈符隆同志来指导工作，进行党员登记，才逐步恢复寨圩、乐民地区的党组织关系。

1946年春，灵山游击大队在佛子乡截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击毙军需处长冯卓明等17名敌人，打伤2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及三个皮箱的钞票。为了把这些钱用活，陈铭金等同志决定派刘益基同志和我带这笔钱去做生意，赚取收入供作游击队活动经费。有一天，刘益基同志来到我家向我传达陈政委的指示，除了做生意外，并谈了两项任务，一是利用到广州、香港做生意之便，购置无线电收发报机，二是与在广州上学和在那里工作的进步知识青年和民主人士联系，发动他们捐献支持革命斗争。此后，我经常外出，在本地工作比较少了。

1948年春，灵山方面的蒙英翰同志来到土西，同覃大海、覃巨鹏同志联系，了解这地区革命斗争情况。从此，土西党组织恢复了同上级组织联系。大海同志按照蒙英翰同志的指示，首先着手进行加强党的建设，发展了韦兰吉、方培兰、覃元圻同志等一批党员，经上级批准重新建立了中共支部。1948年9月，斑鱼塘事件后，灵山县地下党领导陈铭金等同志来到我家，同我谈了乐民、寨圩地区的革命斗争，分析了形势。我汇报了我们过去革命斗争的情况，并谈了早年曾庆彪同志提出建立土西革命根据地的设想和当时唐才猷、谢王岗同志的指示。他赞扬庆彪同志有远见，并说两

位领导的指示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实施，他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土西、乐民地区将成为可靠的革命根据地。他叫我不再去做生意了，回来做地方工作，做生意由刘益基同其他人去做。并在兰吉同志家开会总结了灵山斗争经验（李通、覃家桓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同时，着手筹备成立中共灵山县委。1949年1月，在周君朝家开第一次中共灵山县委会。以后中共灵山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回灵山。

陈政委在我家住了好几天，一面总结班鱼塘事件的教训，一面考虑扩展土西革命根据地的方案，他认为覃炳璋校长是一个关键人物，要我陪同他去会见覃校长。覃校长经过陈政委谈话，对革命更胆壮心坚。48年夏，蒙英翰同志同覃校长商定派我的弟弟善航到寨圩中学工作。善航到寨中后在蒙英翰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发展了曾庆肇、叶树宏、刘聘华、陈国经等一批党员，重新建立了中共支部，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发动了几次捐献，筹集了一批武器和粮食支持游击队，先后几批发动了卢璧光、黄兆明以及范国桂、陈业生等100多名师生参加武装部队，为迎接解放、建立政权准备了干部。

良水村先后发展了五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蒙英翰同志宣布我任支部书记。我们支部除了做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外，还想法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的乐民乡长韦礼南爱好打麻将，我和地下党员韦冠山同志佯作去找他玩麻将交牌友，对他做争取工作，使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来往比较安全。有一天，我们村曾任过国民党寨圩区分部书记、乡长的黎禾初闯到我家来，蒙英翰同志和几个从灵山来的武工

队正在楼上谈话。他上楼环视四周，看见三支驳壳枪摆在桌面上，墙边还靠放着几支冲锋枪和步枪，我们正在谈论枪支买卖，叫他坐下谈谈，他走了。后来，经过我们做争取工作，不仅黎禾初不敢轻举妄动，我们还发动了他的儿子、侄子和亲戚四人参加了游击队。

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地下交通联络站。当时，我们寨圩地区以及外地来的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到过我家，特别是区委书记岑嘉毅同志到我们村任教后，来往的人更多。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1948年以后，地下党、武工队的同志经常来往，蒙英翰同志为了就近领导寨圩中学和乐民、石塘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49年常住在我家里。保障这些同志的安全当然是重要的，而吃饭更是一个大问题，这使我花去许多精力，我爱人也常为找米找菜的事忙碌着，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即使是食粥也要让同志们吃饱，我们党支部的同志和兄弟叔伯亦为此事奔忙。特别是49年秋，大队伍来到我们村集中准备上队以及部队从灵山返回的那些日子里，数百人的吃饭，一天要磨六担谷才能让同志们勉强食饱。这样的供给，全靠自筹。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蒙英翰同志也为这个问题操心，经常同我们研究供给问题。

1949年11月12日，寨乐大队400多人（包括寨中师生队伍），贵兴大队200多人，横县马山大队200多人，共800多人的武装队伍来到我们地区集中，于当天晚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十二团团团长蒙英翰等同志率领下，向灵山革命根据地出发。反动土绅曾润儒纠集了30多名武装人员在替渠麓企图袭击，后来看到我们队伍人数那么多且装备比他精良，才溜走了。经过几天晚上行军，途经山鸡

麓、灵家、绿水、古文水，最后到达合灵边境鸭屎埔地区。当时，上级发给我们每个战士一枚印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白底蓝字的布质襟章。在那里学习了几天之后，陈铭金、梁中光、蒙英翰等领导同志把我们三个大队的负责人（贵兴大队大队长谭琨、教导员李正等人；横县马山大队闭存圻、闭植英；寨乐大队有我和陈国瑾等）找去开会。陈政委说：“现在那么多人集中在这里，粮食供给有困难，活动也有困难。同时你们大队伍离开良水村以后，反动派准备袭击你们那里的革命村庄，因此，你们需赶快把队伍拉回去，随时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并对部队进行整训。”原来800多人的队伍，留下了100多人（寨圩中学的大部分都留下来）。我们640多人，途经福旺枫木水卢璧光、梓光同志家乡住了一晚，以后回到良水村，一直驻到解放。在我们的武装部队开赴灵山时，覃大海同志和一些骨干留下坚持土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反动士绅曾润儒纠集了一部分武装叫嚣要烧光、杀绝、铲平良水村。履丰三叔等人把群众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当时反动武装已越过大步岭到达离良水较近的林粮坪。他们不解到我们回师以后，立即退缩回去。我们600多人的武装队伍，在黑夜中行军经过寨圩镇边缘小路时，寨圩的反动统治者则传说我们有2000多人，他们十分惊慌害怕，朱经纯和区、乡公所的头头表示愿交出区乡政权，派朱棣超找我谈判，催我们赶快派人去接收。我们坚持要他们先把武器集中送到我们驻地，并把区、乡公所档案文件封存，不得转移和销毁。

12月3日傍晚，一些零散溃逃的国民党士兵从我们村边经过，我们的岗哨分别进行盘问，他们都说下午“八路”（指

解放大军)已到寨圩。我们获知寨圩已经解放,大家都十分高兴,我立即派了游击队员黎善举、黎善抚二人去寨圩联系,他们两人到茶亭时,便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带去佛子村解放军驻地见首长后,派了一人回来通知我们派负责同志去会见,我立即同黎永捷同志前往佛子村同南下解放大军会见,向团首长介绍我们游击队的情况。首长也谈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追歼向灵山方向逃跑的五千多国民党军队。他们详尽地了解国民党兵逃窜的情况。我提出地方部队配合作战的问题,他们说任务很紧,来不及通知其他同志,不必了。因此,游击队只有我和永捷同志参加了解放灵城的战斗。

(本文刊出前由石球人作了若干删节)

香翰屏二三事

葛泽庭

一九二九年夏秋间，在广州锦荣街十五号黄明堂公寓里，寄住的青年都是钦廉籍的学生，他们多是来报考学校或者进了学校而尚无宿舍，通过乡亲介绍而暂时住在这个公寓的。单我们北海一中就有十余人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大约九、十点钟的时候，突然闯来一队宪兵，关上大门，命令在房内的人通通到厅里排队，宪兵便进房搜查。之后，除了于1926年来穗参加农民讲习所学习的罗道诚和刚从北海一中毕业来穗的我们三个女生外，其余男青年全部被宪兵带走。

当时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年代，无辜被捕或拘留，又无人过问，坐牢和遭难的不胜枚举。我们眼看着同乡和同学被带走，很是愤恨和不安。第二日天一亮，我们跑到钦廉会馆，请负责人打电话向香翰屏军长报告钦廉籍的青年无辜被捕，请求他与宪兵司令林时清交涉，释放我们被捕的青年。结果很奏效，青年们当晚就回来了。这件事说明香翰屏当时在同胞中的威信很高，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确实爱护桑梓青年。

一九三〇年秋，我陪北海市女子小学校长葛泽袖到广州东山区百子路香公馆拜访香翰屏，承他以同乡关系接待，引见他的母亲。香老太太很是慈和，虽然住在大城市，但她服饰朴素，家私简单，毫无官场奢侈浮华的气派。她说见到讲

家乡话的读书妹子很高兴。她还告诉我们，她的儿子非常孝敬她，知道她很想见见能够和她讲家乡话的人，所以带你们来和我谈谈家乡的情况。她说她的儿子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她房里，打开窗门，挂起蚊帐；碰到她起床，就为她梳洗，事事和她商量，黄昏前把窗纱关闭，晨昏定省，从不间断。要是他不在家便由小媳妇代理，全家的清洁卫生事项也由她负责，大媳妇打理家政，管钱和招待宾客。

香公的书房，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非常整洁。壁悬字画，琳琅满目；桌上有文房四宝，橱内有线装书籍，古香古色。据说他每天或挥毫书写，或展纸作画，其乐无穷。他不随波逐流，不图金屋藏娇，却以写字作画自娱，陶冶高尚情操。他自称“半个书生”，“半个”之说，那不过是自谦之词。其实他是名符其实的儒将。

一九三七年，香翰屏的部队驻兴宁。家眷也迁至县城内一间陈氏宗祠里。他们只住了几间房子。其他房子还住着省测量局长一家。那正是抗战时期，车线缺市，老太太每天接搓线，以备缝补之用。他家老老少少都穿着自己做的布底鞋，拖鞋也利用烂了面的鞋胶底，缝制简单的鞋面，上了胶底就可穿了。从他家俭朴生活来看，香翰屏廉洁可风。因为从俭可以养廉嘛。

一九四二年冬，香翰屏赴重庆，路经贵州桐梓县，寓于兵工厂招待所。接待他的是兵工厂福利处长肖国藩，是广东大埔人，向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位女教师葛泽庭是合浦人。听后，他说是认识的老乡。于是肖国藩约我到招待所去拜访他。他非常高兴的说：“我看着你在北海一中读初中，知道你到广州省立师范读高中；听说你被保送到上海读大学；结

了婚，在兴宁教书。却没有料想到今天能在这个大后方相见，真是喜出望外，难得，难得！”他是那么的又亲切，又真挚，使人有如见到自己的父辈一样的感到无比高兴。

那时我是一个穷教师，香公是中将，竟如此平易近人，既予接见了，又还记得起十多年前的初中时代的我，给予轻松恳切的谈话。说明他虽是在宦海浮沉多年的高官，但仍有赤子之心，关怀到家乡的青年。这在今天看来，还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系广东兴宁县退休教师）

香军长驳斥蒋中正之要电

南京蒋介石先生鉴，顷得删电，读未终编，不禁目眦欲裂，何执事之浅视翰屏，一至于此，执事之为国人所共弃久矣。伯公偕翰屏等江日通电，凡所指陈，无一不根据于事实，主张出自良心，立场在乎党国，绝非为胡先生个人而发，原电具在，可以覆按，而执事不自反省，反谓伯公藉口胡先生之事，不惜破坏大局，仍欲袭用年来挑拨离间之技，利诱分化之术，以自欺欺人，岂天下人尽皆可欺耶？翰屏革命军人也，浸渍于总理之遗教有年，深知革命军人之智，在乎明利害，辨是非，尤知武力非个人之武力，断非一时之权位所能动，而执事乃欲使之效法执事当年袭许自代之故智，取伯公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胡先生追随总理致力革命，三十余年，其忠实奋斗，举国同欣，而执事嫉其能，藉口反对约法，滥用威权，非法逮捕囚禁，凡有血气，莫不发指，查本党最高之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党的问题，在未议决前，各得自由讨论，议决后即须绝对服从，姑勿论约法之应否由国民会议制定，系属另一问题，即使果应由国民会议制定，而胡先生在未议决前，主张不同，有所论列，亦属对党应有之责任，并不能谓之有犯党纪，执事开口曰党，闭口曰党，所作所为，无一不违背党章，破坏党纪，岂真天下之罪恶，皆可假党之名以行耶？且执事既知个人问题，应在党内解决，然则当日胡先生之事，何不先在党内解决，而

遽予以非法逮捕囚禁，又岂执事即党也耶，今执事亦自知其悖谬过甚，不见容于国人矣，乃欲以莫须有之罪，加于胡先生，以自文其过，遂厚诬胡先生以初对民国会议及赦免政治犯，皆持异议，并密嘱湘翁与伯南结纳，准备以粤为根据地，另组政府等事，但以翰屏所知，胡先生对国民会议问题，固曾在纪念周中报告其意义，且认此为总理遗嘱中之一事，何至反对，特赦政治犯胡主宜有限制，卖国反党者，不在赦免之列，亦本革命立场，何得指以为罪，湘翁回粤养病，不与外事，谁不知之，今指为衔胡之命，密约伯公另组政府，尤属无稽，假使果有其事，以执事之狼狈惊毒，而伯公当日入京，其能免受李任潮方振武之待遇乎，且执事据谁报告，从何而悉，何不明白宣布，又不报告于党，今乃对翰屏一人言之，其意又何居耶，胡先生认识主义，爱护党国，人所共知，而执事非法监禁，不承认其非，反谓正虑其利用军阀，分裂党国，中央为爱护胡先生与党国，而赞成其留京，其谁欺，欺天乎，同一扣胡事件，始则曰因其反对约法，再则曰因其反对国民会议及反对赦免政治犯，三则曰因其密派湘翁回粤潜谋反叛，一电之间，罪名三易，适见执事之随意造人罪名，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者，凡与执事共事者，能无戒心，至真如与伯南，共事日久，相知有素，不惟彼此互信，而亦为社会所共信，真公之去国，系不嫌于执事之倒行逆施，抑为伯公所迫走，将来自可大白于天下，翰屏在粤，追随伯公有年，凡事无不公开，对于军饷出入，按月列册公布，尤属丝毫不苟，绝不如执事之把持财政，不与人知，而执事乃屡欲藉军饷问题，中伤伯公，翰屏良心尚在，又岂无稽之言所能蛊惑，前月覆何敬之先生等皓电，已

有洋迷，毋待再辯，现在各方同志，咸以救国事大，执事不去，乱无已时，鉴于以往纠纷，乃受执事诡谋所愚，一旦彻悟，握手泫然，共弃前嫌，至诚团结，而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为宇宙存正气，为党国争存亡，誓当随党国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执事如尚识时机，当早引退，否则民贼末日，终无可逃，恐将为千古所谑笑也，慧直之言，伏祈鉴纳，香翰屏江印，又香军长覆加按词曰，按介石自执政以来，秽德彰闻，凡所措施，无一不以权谋诈术为前提，以为天下英雄可以尽入吾谷，综观来电，无非覆用其故智，欲以一时权位笼络翰屏，以一国之元首，而人格之污蔑，手段之卑劣，至于此极，吾国民固有之道德，将为彼一人断送以尽矣，夫国民革命军人与军阀之所以不同，因军阀所争者权位，而国民革命军人所争者正义，今蒋欲以权位饵我国民革命军人，不但辱我已甚，且使其术而售，则彼此为权位之故，相斫不已，中国之乱，真不知何时始能得收拾，此则翰屏所尤惊心动魄，而不能已于言者，尚望我全国同志同胞，一致奋起声讨，以申正义，以绝乱源，党国幸甚。

注：①此文藏于广东省档案馆民国廿年《二军月刊》，文字及标点保留原用。

②文中的胡先生，即是1931年蒋介石囚禁于南京的胡汉民先生。

(龙兴智 供稿)